

钝 军

阙庆安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鈍 軍

阙庆安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书 名	钝 笔
作 者	阙庆安
装帧设计	刘 然
出版发行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印 刷	福建省宁德市印刷厂
开 本	889×1189 1/32
字 数	368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62—450—728—7/D·47441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序

陈少勇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政事之先务”。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干部要学会拿笔杆”。我也一直倡导领导干部要研究问题，解决矛盾，推动工作，亲自动手写文章，这有益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益于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前几天，庆安同志来找我，说是准备把大学期间和工作以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整理成书，取名《钝笔》，要求我为他的书作序。庆安同志曾在市委办公室从事并分管综合文字、政策研究工作，因工作缘故，我和他接触颇多。庆安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同志，原在宁德师专任教，尔后到市委机关，伏案写作十几年，犁铧思想，笔耕不辍，颇有建树，在这磨砺文笔，提高素质，贡献思想的过程中，他也逐步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基层领导干部。翻阅《钝笔》一书，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作者一步一个脚印的心血和汗水，为其作序，非提倡领导干部出书，实为勉励，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精心于业、勤勉从政，从面上来说，这是建设学习型领导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于是欣然提笔。

《钝笔》是作者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从一位帮祖母割草、顽皮好动、浮思遥想的农家子弟，到迈出大山步入象牙塔，探索新生代诗歌、评论名家游记诗歌散文的文学青年，再到勤于思索、以文辅政的基层领导干部，这是庆安同志多年耕耘的丰硕成果。文为心声，文集点滴处映闪着作者探索人生、实现理想、奉献社会的愿望，从稚嫩到成熟，从简单到深刻，作者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这里得

到铭记。

《钝笔》烙印着作者基于实践的理性思考。像“发展项目经济,推进宁德第二层面建设”,“加强与周边省份经济合作的几点思考”,“增强宁德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问题研究”,“以三都澳建设为龙头,推动宁德港口经济发展”等调研报告,切合实际,为党委、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建议,得到了重视和采纳,充分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

《钝笔》体现了作者对闽东红土地的挚爱之情。文集从另一个侧面,叙记了104国道闽东段改造改建工程、争创小康村活动、加强与温州对接、加快第二层面发展等重大事件,热情讴歌了闽东人的风采,反映了闽东人民突破瓶颈、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人定胜天的豪气。

《钝笔》展现了作者良好的文字素养和理论功底。文集既有小说、散文、通讯、文学评论等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员文章、体会文章、经济调研报告等政论作品,体裁丰富,富有特色,文笔清新流畅,思维开阔敏锐,观点鲜明独到,值得一读。

2004年7月13日于宁德

目 录

序 生活的材料与不吃的心灵 (1)

(80)

小 说 知识和经验的金矿

(17)

眼睛的故事 (1)

孙悟空梦游女儿国 (9)

散 文 知识和经验的金矿

(17)

雨天,踏青去 (13)

啊,心之堤 (16)

蕉城飘溢菊花香 (70)

——'93 宁德菊花展观后 (17)

通 讯 知识和经验的金矿

(17)

珍惜人生 奋力拼搏 (21)

——寿宁县纺织品公司经理叶树如 (21)

五度的音程 (26)

——从林茂丛身上看到的 (23)

甘当“马前卒” (28)

——宁德地区公路分局派出所副指导员朱世强速写 (28)

涌动的闽东改革开放潮	(30)
背水一战:为了闽东的辉煌	
——104 线国道闽东段改造改建工程纪实	(38)
崛起的闽东	
——记宁德地区的发展	(46)
'93 闽东大回眸	(6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周宁铸造城印象	(68)
黄金海岸线的呼唤	
——温福铁路前期工作纪实	(74)
蛟龙在腾飞	
——建国 45 周年闽东巡礼	(81)
闽东迈出大开放步伐	(88)
庄严的承诺	(94)
苦干闯出小康路	
——宁德地区争创小康村活动纪实	(102)
宁德:好思路是金	(118)

文学评论

试谈郁达夫游记散文中的“情”与“景”	(123)
试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性	(134)
新生代诗歌及其平民意识	(140)

评论员文章

人人都来塑造闽东形象	(147)
闽东投资环境要靠大家营造	(150)

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争创小康和扶贫攻坚	(153)
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	(156)
解放思想是加快发展的先导力量	(158)
解放思想谋发展 再创闽东新业绩	
——热烈祝贺我市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加快第二层面发展	
调研成果交流会胜利闭幕	(161)
永恒的精神与不变的真理	(164)

体 会 文 章

略论主体意识与审美教育	(167)
试论大学生的社会化与自我教育	(175)
科学理解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183)
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推动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	
——宁德地区在教徒聚居村开展教育活动情况	(190)
开放促开发 大念“山海经” 脱贫致富奔小康	(194)
小论思想再解放	(200)
加入 WTO 将给闽东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带来什么	(202)
时代呼唤诚信	(206)
大力发展繁荣闽东哲学社会科学	
——学习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讲话的体会	(209)
总结新经验 适应新形势 不断提高政研工作水平	(212)
加强政研工作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218)
做好综合文字工作的几点体会	(226)
指导闽东发展靠十六大精神	(234)
探讨合作 共图发展	
——在温州市委政研室考察团座谈会上的发言	(236)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38)
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化思考	(24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鲜明特性	(248)

经济调研报告

赴山东、辽宁、江苏、浙江学习考察报告	(253)
莆田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启示	(264)
发展项目经济 推进宁德第二层面建设	(269)
周宁县实施“旅游兴县”战略的思考	(274)
增强宁德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问题研究	(282)
“联姻”带来的双赢	
——关于“超大”公司周宁绿色果蔬基地的调查	(292)
宁德市构建三条战略通道 加快第二层面发展研究报告	(297)
积极构建三条战略通道 加快宁德第二层面发展	(334)
以三都澳建设为龙头 推动宁德港口经济发展	(350)
宁德市区域经济布局研究	(379)
加强与周边省份经济合作的几点思考	(400)

思考与建议

解放思想 抢抓机遇 加快赛岐开发区开放开发	(409)
开拓新思路 抢抓新机遇 推动闽东新一轮经济发展上新台阶	(414)
面向新世纪 建设软环境	(418)
实施高速公路互通口沿线乡镇经济发展带规划,加快沿线乡镇经	

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420)
关于开展“城市文明先锋”行动的建议	(422)
关于开展“进千村·驻三夜·帮万户”活动的建议	(430)
关于对《设立赛江行政区的提案》的调查意见	(433)
实施第二层面发展必须启动的“六个工程”	(436)
当前应解决投资环境中存在的七个突出问题	(440)
防治“非典”工作问题与建议	(443)
关于外派干部到温州市跟班锻炼的建议	(448)
关于开展加快宁德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调研活动建议	(450)
关于发展宁德中心城市经济的几点建议	(452)
打好防治“非典”战役要加强三方面工作	(454)
关于组织开展“新机遇·新起点·新行动”宣传活动的建议	(457)
跋	(459)
后记	(463)

眼睛的故事

六月割草嘞香又翠

八月溪边嘞水清清

.....

伴随着归乡车的颠簸，我隐约在梦幻里记起童年时祖母哼的山歌，我真不相信那双能够穿透磨难的眼睛这么早就闭上了。

村周围，山峦光秃秃的，黄黄的泥土发着白光，只有一个深处的山坳里，有一片荫森的树林，四季常青，一簇拥一簇，在这茂密的林子里，寺庙里的钟声常打破清晨的宁静，鸟鸣也清脆。有一年，寺庙突然冷清了，香客也少了，再也看不见林上空飘荡的青烟，祖母以前经常去寺里，可从此以后，清晨都在自家的天井前默默祈祷。不久，寺庙残破不堪。只有前年那片林子里声音又嘈杂起来，钟声比先前更洪亮。寺庙修葺一新，于是路上青一色的香客又多起来，热闹极了。母亲说，前不久祖母要求陪她去烧香，因为寺庙又新塑了一个二米高的如来佛，很灵验。回家的路上祖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第二天凌晨，祖母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村边有两条溪道布满大小圆石的溪，弯弯曲曲的，沿着高低不平的倾斜的河堤向西北方向走，一个小时后就到一片浓绿的田野里，那是村里最富饶的梯田了。每当夏季到来，就有许多妇女儿童到田割草，晒干后就可以给猪睡，也可以当柴烧。每到了这个季节，五十岁的祖母就要与我一起去割草，我那时已经上初中了，姐姐哥哥都去外地读书了，唯有我能帮祖母的忙。我也很愿意去，毕竟田里很好玩，水鸡也挺多。祖母的割草技术正如她割稻的技术

一样高明，她割下的草很净，决不拖泥带水。她一边割草，一边还教我如何晒干，要勤翻，因此割下的草经过多天的阳光烤晒后，绿绿的，会发出一股股香味。我也很喜欢在干草上打滚，那是一种有野趣的享受，每当此时，祖母总是说：“那是猪睡的草，四儿，起来，都这么大了。”我一听到祖母的叫声就起来，看祖母善良的眼睛似乎叫人看出她眼睛里痛苦的幽光，总是那么飘忽，每次我看祖母的眼睛，她眼圈的皱纹象我与祖母割的草一样多起来。这在我心里也是默默地藏着，从不告诉祖母，因为我知道祖母很少照镜子。她那个古老的铜镜仍安然地放在她唯一的红木箱子里，至今仍保留着，据母亲讲那镜子是她结婚时的嫁妆。

最后一次割草，是我考上高中的那年暑假，那时候，我很高兴，祖母脸上的皱纹好象也舒展开了。我们很早就起来，准备去割一天。清早，小溪的堤边上人已经很多了，一派繁忙的景象。堤能容纳一辆板车，两旁的草甸很厚，走上去轻轻的，如履毛毯，富有弹性。溪的雾很浓重，对岸无法辨清人，由于溪的落差不同，落差大的地方水雾很多，因而雾的浓度不同，有的厚，有的薄，有的象炊烟，有的象棉絮，溪水根本看不清，只有隐隐约约的亮点。溪水在浓重的雾下哗哗地流淌着。我拉着板车，祖母推着，脚步发出沙沙的响声，混和着溪水声，给宁静的早晨增添一丝的声息，偶尔车轮辗过路边的草发出啪啪的响声。我和祖母默默地走着、拉着。我的头一直左转右转，左边的村舍炊烟袅袅，右边的田野，淡绿的一片，有淡淡的稻香袭来。水雾逐渐淡了也均匀了，溪水和溪里的小圆石也展现在眼前。田野、村舍、远山、树林逐渐从朦胧中走出来。田里的水稻尖尖的叶儿带着晶莹的露珠，闪闪发光，刺着我惺忪的眼睛，早晨的睡意渐渐地消失了。田里的南瓜、丝瓜在浓密的叶子下也露出笑脸，而露珠在微微地颤抖着。

一块月亮还薄薄地挂在西边天上，没有一丝云儿。地面的雾越来越淡，开始慢慢地向天空升腾，这时，整个村庄、周围的半山腰

都被朦胧地笼罩着，象一个白色的锅盖，把村庄的一切都盖住了，而山顶的一切又是那样的清晰。与此同时，东方的半边天，渐渐地露出一片红色，“太阳出来了”，我欢呼着，只见在山与山之间一轮红红的融融的东西慢慢地升起，在它刚露出山顶一点点的时刻，山的黛青色逐渐移开越来越少，代之的是清晰的绿色，接着太阳一下子升高好多，但光线仍然很微弱，也不会刺人的眼睛。天象一块涂上淡淡的白色的蓝宝石，透明的。接着，太阳完全摆脱山的控制，它努力爬着，终于它扭开自己的键盘，猛跳起好几尺，接着万道阳光从天而降，天空完全交织在一起，而露珠象一颗颗珍珠耀眼夺目，溪水象散着的碎银，金光闪闪。

“孩子，快升学了，又要离开阿婆了，我很不安心。”祖母不缓不快地说，声音在不流动的空气中凝固了。

我转过头来，面对着祖母，带着无限惆怅和好奇，双眼紧紧地盯着她。祖母的额头纹越来越多了，瘦小的脸虽然有些红色，但仍不乏苍白，表情有些木然。只有那双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睛，好象阴暗的森林中的一点光亮。我转过头来，俯视地面，不再回答什么，只感到一种慈爱。祖母继续推着车，她把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包括我，而我自己也没有听进她的话，只觉心跳的频率在加快，似乎溪水的淌淌声一直在触动着我。

家乡的溪边口有五棵大树，大家都说是风水树，谁也不知这五棵树何时长起。这里是两溪的汇合点，常常发洪水，上了年纪的人都说玉皇大帝为避免发生水灾，派托塔天王把天庭的五棵小神树移植到溪边。据说当年做路时，为了取直准备把这五棵树全部砍掉，但最后没有人去砍，只好绕着开路，至今那条路仍然是弯的。祖母在世时，对它们很虔诚，每逢过年过节，她都要提着香篮，盛几碗白米饭，排在树底下，把香插在树的皮隙里，默默地祈祷。几年前，红卫兵为破除村里的迷信，用毒药把树给毒死了。据祖母讲，当时树叶象大雪一样纷纷坠落，看热闹的人很多，最后连树干都干

了,不久树的中间就有一个个黑洞,好象人的眼睛,每当雨后天晴,水就从黑洞中流出……这是我亲眼所见。又说,当时树叶落到溪里一直不会走在打转,其实溪里有一个不明显的旋涡,鬼才相信呢。我默默地拉着,祖母还一直在讲,然而在我脑中,我的眼前总是闪现黑洞,我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我觉得黑洞很象一个什么,我内心里感到有一股暗暗的情绪在潜流,从祖母的眼神里,我看到一种惶恐和新奇。我突然间意识到童年时代虽已过去,但关于龙的故事关于八仙过海的故事仍没有结束,祖母还会讲的,而真正的童年的天真、乐趣又似乎就在溪水声中、在堤两边的青草中逝去了,我不再象以前那样静静地听祖母的故事了,自己觉得好象长大起来多了。

“阿婆,别讲了”。我抓住祖母讲话的空隙插嘴道,并非厌烦也非心里难受,而我这一声不久就消失在青草的叶尖上了,青草微微地动了一下。

“好,四儿,你已长大了,我不讲了。”

燕儿还在捕食,麻雀叽叽喳喳地在草丛中嬉戏。我们到达目的地,那青草、那稻谷绿茵茵的一片,大风一吹绿浪滚滚。此时,我与祖母心情都是兴奋的,我知道祖母高兴的是什麼,并非割草。

我停下车,祖母就挽起袖子,拿着镰刀到一条田埂上开始割草了。每次割草,我总是抢在先,然而这次,我的反应、动作却很迟钝。

紧接着,祖母指出我割草的缺点,她说这是最后一次割草了,她走到我身旁,认真地做了示范动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割草的姿势是如此的优美,动作富有节奏。我按她教的,埋下头去割,可不久,左手的手指被割一道口子,鲜血涌出来,我怕被祖母看见,就赶紧用纸包一下,看看夏天的太阳是如此恶毒,自己也有些疲乏了,我的顽皮劲又来了,于是扔下镰刀,田野的右边有一片茂密的梨树,苍翠欲滴,没人看管,麻雀在欢叫着,我偷偷地躲开祖母的眼

光,拿出弹弓风也似地跑到梨树底下,风凉丝丝的,我忘了打鸟,就在一片青草丛中脱下衣衫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祖母来推我起来时,风没有起先热,我也觉得有些凉意,时间已是午后了。祖母坐在草地上,看她那样子,肯定累了,浑身是泥,盘在脑后的头发也有些松散,脸上还有点点滴滴的泥巴,在她双眼的周围,星星点点地布满汗珠,但眼珠的两个亮点仍然在闪烁。我转身看田野,祖母把草都送到大路上,并且都捆好,有好几大捆放到板车上。

吃过午饭,祖母就拉我起来,“四儿,该回家了,天爷好像不对劲,很可能会下雨”。祖母一边说一边抓起地上的衣服披在我身上。我突然感到无限内疚,厌恨起自己的顽皮来。

西边天的乌云也密布了,太阳的光线是越来越弱,再也无法突破乌云的围困,而田野的绿浪也失去原有的光泽。

我拉起车把,太沉了,板车上的青草象一座小山。祖母在后面一直推着,虽是三寸金莲,然而还是很稳。板车就慢悠悠地前进了,看来我是大不如她了,但我仍好强地对祖母说:“阿婆,您别用劲,我会拉得动。”

“四儿,慢慢拉,路还长着呢,还有上坡路。”

祖母的安慰使我振作起来,我相信有她在,是会把草拉回家的。

车颤悠悠地前进了,辗过两里长的山路,终于到了大路。

斜斜的曲曲折折的堤路摆在眼前,往左前方看溪水急急地朝我们直奔而来,要上坡了,乌云象铅块一样焊住天空,树木、田野、远山都无法辨清了,牲畜的叫声很微弱,溪水也默默地流淌,银色的浪点消失了,燕子早就没了影子,一股恐惧感笼罩在我头上。我又一次转过头来,祖母眼角的皱纹象潮湿了的树根,眼神黯淡,腮上的肌肉在抽搐,牙根仍然是紧紧咬着,我鼻子突然一酸,眼睛挺难受。但我相信,神会保佑我们,五树神会保佑我们。这是祖母经

常对我讲的。

路边的草在哭泣着，蚂蚁在不停地搬家，青蛙也跳到路面，眼睛在瞪着我，我内心很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似乎大难临头。

突然，一个很大的雨点砸在我的脸上，麻了一下。

“阿婆，雨来了。”我大叫一声，几乎要哭出来，接着西边的乌云裂开一条很大的曲折的裂缝，天地间才分明一点，紧接着“轰隆隆”一声震动山河的闷响，把周围一切都震懵了，同时在西边天，一股股白色近乎浓浓的液体一直向东边压过来叫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阿婆，雨来了，很大……”我哭喊一声。

“四儿，不管它，拉吧，离家不远了，你脚跟扎稳点！”

我弓着背，祖母全身向前倾斜，车在微微地颤动，我意识到板车的速度快了点，但我深知自己越来越使不上劲。

暴雨已经把整个村庄、山峦都淹没了，第一阵雨一下子打得我晕头转向，我看不清祖母的脸，隐隐约约地觉得她仍推着推着。雨象鞭子一样抽打着，耳朵好象被什么人扇着似的，堤上的水，四处横流，溪水猛涨到离堤面只有半米，堤坝似乎有点颤动。西边天的雷还在响个不停，溪水声更大了，共同组成一曲恐怖的音乐。

“阿婆，阿婆！”我竭尽全力呼叫着，我尽量压下车把，身体贴近地面，车上装的简直不是草，而象铁块，我自觉得再也无法拉动，口里冒着腥味，胸膛就要炸开，脚移动的频率很慢，一只凉鞋也不知何时丢了，地面的脚印不是完整的，往后被拉长长的，很滑，我下意识地转过脸来，祖母的头发已经散了，一绺绺头发披在脸上，眼睛又眯成一条线，看不清是泪还是水，手的筋骨全部凸露出来，粗糙得象松树的皮。

突然，车轮被堤边的杂草垫住了，我用尽全力也是无可奈何，我的脚滑了一步，车轮也向后倒了一米，似乎还有继续向后倒的趋势。我急忙收住脚，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嘴巴已经啃到地面，我死

死地抓住路边的杂草，可车与祖母一直在倒退，祖母把头顶在青草上，手紧紧的抓住轮胎……眼看就要向溪里倒去，我赶紧拾起路边的一块石头，塞在车轮下，车终于稳住，我扶起祖母，自己一下子瘫在路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阿婆扔掉车吧！我们回去！”

祖母坚定地摇摇头，她的双手已经磨出鲜血，和雨水一起流在路面又流到溪里，她睁开双眼，双手拧着头发，水一滴一滴往下掉，身子显得更加瘦小。

……

雨小了，村口的五棵神树也依稀可见，西边天露出一个大裂缝，阳光朦胧地扑在地面，扑在溪水里，一闪一闪，捕鱼的人拿着大网在岸边捕捞，鱼在网里蹦蹦跳跳。

“阿婆，我们回去，我们回去！”

祖母擦干脸上的雨水，拧干我的衣服，眼里又发出一种莫名的光亮，两个亮点紧紧地盯着村口的五棵神树，口里默默地念着，我听不清。

“阿婆，不要草了，太沉了，我拉不动。”

“四儿，到手的草晒干后，猪就有草睡了，也拉到坡顶了，马上就到家，我们割了一天，总算有个结果！”祖母慢慢地说，眼睛一直盯着五棵神树。

我又重新拉起板车，但再也无法拉动，双臂痛得扎心。

夕阳完全露出来，晚霞一个劲地微笑，周围的群山、村庄、溪水、田野又披上一层色彩，而青草的香味又重新散发着。

堤上，祖母、我、板车就这样静止了，影子拉得长长的，祖母的眼睛又一次凹陷下去。

夕阳下山了，晚风又大起来，村里的电灯亮起来，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妈妈在对岸呼唤的声音，周围的一切很静很静，只有溪水在呼呼地流。妈妈从远处蹒跚而来……